萬世玉衡錄

二甲第六名進士臣蔣伊謹

奏為恭

進萬世玉衡錄臣鑒錄二書仰祈

睿鑒事臣惟古今之道備於經史學貴多聞義詳往訓臣於

草茅誦讀之時不揣固陋恭纂萬世玉衡錄肆卷上自

唐虞下迄明季分為法戒共陸拾肆條臣鑒錄貳拾卷

前列事實後載格言分為勸懲勸部柒拾貳種懲部伍

拾種雖淺識末學未能有益

高深而撮土細流竊冀仰裨

海獄此臣區區之誠不能自已者也臣謹具疏

進呈

御覽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

計呈

萬世玉衡錄貳套捌本　臣䜩錄肆套肆拾本

康熙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奉

旨該部知道書留覽

洴川玉衡録總目

臣蔣伊編輯

卷一

卷二

卷四

萬世玉衡錄卷一

臣蔣　伊編輯

聖學

法

虞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爲萬

古聖人心學之宗

夏王禹克勤克儉不寶尺璧而惜寸陰是以能爲聖君

殷高宗擧傅說爲相作說命三篇曰人求多聞時惟建

事學於古訓乃有獲

漢董仲舒對策曰人君勉彊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物殖

宣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

元帝以匡衡爲太子太傅衡上疏曰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性情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者戒於太察寡聞者戒於壅蔽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愛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近必審所當戒而齊之以義則中和化應矣

成帝即位匡衡上疏曰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以崇聖化

魏文帝問吳大夫趙咨曰吳主頗知學乎對曰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閒博覽經傳涉歷史籍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

南宋文帝雅好藝文分立四學徵雷次宗至建康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帝數幸其館令以巾褠侍講

北魏孝文帝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制禮作樂有太平之風嘗謂陸叡曰人每言北俗質魯頗學與不學耳朕修百官立制度其志固欲移風易俗使卿等子孫免於面牆爾

唐太宗置弘文館聚四部書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嘗曰梁武帝惟談苦空元帝親講老子朕所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不可暫無爾

宋太祖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書不惜千金購之

太宗勤於讀書自巳至申然後釋卷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宋琪以勞瘁為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

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端拱元年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謂祕書監李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

仁宗初御經筵孫奭爲侍講上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莊奭即拱立不講帝爲竦然改聽每講至前世亂君亾國必反覆規諷因畫書無逸爲圖以進帝命施於講讀閣下景祐二年作邇英延義二閣復詔蔡襄寫無逸篇

於閣屏慶曆四年趙師民獻勸講箴帝嘉納之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謂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也

哲宗元祐元年以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頤入對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陛下雖天資睿聖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以備訪問必能養成聖德

高宗謂胡安國曰聞卿深於春秋以左氏傳付安國點

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上謂其深得聖人之旨語趙鼎曰安國所解春秋置之座右率二十四日讀一遍紹興三十二年詔求直言朱熹上封事曰聖躬雖未有闕遺而帝王之學不可不熟講夫帝王之學要先於格物致知而已

孝宗以劉珙爲翰林學士珙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爲高帝聰明英傑所不悅者特腐儒宿學耳使當時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竦然敬信

而功烈所就不止此也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必師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也上大稱善

理宗端平元年真德秀進大學衍義上嘉之詔德秀入講

元姚樞上書於世祖首以二帝三王爲學之本爲治之序與夫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立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世祖善之自是始好學

仁宗命王約等譯大學衍義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命

刊行以賜臣下又嘗讀貞觀政要諭侍臣曰此書有益於國家譯以刊行俾國人皆誦習之

明太祖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祕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曰吾每宮中無事輙取孔子之言觀之誠萬世之師也

憲宗成化八年勅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編修謝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於書不能推之於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如二君之徒好上嘉納之

孝宗即位禮部侍郎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上覽之
甚喜批答曰卿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遂進濬
爲尚書仍命刊行
孝宗屢御經筵謂輔臣曰講書須直言無諱自是以後
始去舊時諱避之習加以規諫上亦未嘗少忤焉
神宗即位輔臣張居正請上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勿
以寒暑小故屢罷疏曰培養君德開導聖學乃古今第
一要務請先行日講次開經筵講學勤政親賢遠奸使
宮府一體上下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於是定三六

九日御門聽政餘日俱御文華殿講讀以資啓沃

戒

漢成帝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夫求遺書好古文美德也而漢治日衰無補於王氏之亂何也蓋由帝目在簡編志在嗜慾徒使祕書萬帙爲宴閒之清玩而已豈聖王之學哉

梁元帝親講老子於龍光殿魏師逼城開講一日百官戎服以聽迨保金城校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日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按元帝性殘忍爲政尚嚴兄弟之間多加

屠滅史臣謂帝讀書萬卷未讀親親仁民一句宜其敗也

隋煬帝好著述增祕書省百二十員修撰新書萬七十餘卷而無補於天下之亡者所務非其正而仁義孝弟之道不明也

唐文宗與鄭覃論詩覃曰詩之工者無如三百篇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陳後主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

宋范祖禹言於哲宗曰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繫他日

治亂好學則君子佐德業以致太平不學則小人務邪諂以干富貴矣

元順帝以奎章閣學士巙巙侍經筵勸帝務學帝欲觀古名畫巙巙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帝一日閱宋徽宗畫稱善巙巙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一事對曰獨不能爲君爾凡爲君者貴勤政圖治他非所尚也

聖孝

法

虞帝舜父頑母嚚弟傲克諧以孝立萬世人倫之則

周文王為世子時孝敬甚篤朝於季歷問安視膳日必

三至

晉武帝欲行三年喪除服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

詔曰每念不得終苴絰之禮以為沈痛況食稻衣錦乎

遂以疏素終三年

北魏孝文帝幼有至性顯祖病癰帝親吮之及受禪悲

泣不自勝顒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耳

梁太子統勤讀書明政事天性孝謹在東宮坐起恒西向謚曰昭明

周高祖邕居太后喪朝夕進一溢米詔曰苫廬之禮其遵前典以申罔極

隋蘇威言於文帝曰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帝深然之

宋太祖即位尊母杜氏爲太后帝拜於殿上群臣稱賀后愀然曰吾聞爲君難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

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矣帝再拜曰謹受教

仁宗天聖五年帝率羣臣上皇太后壽於會慶殿

英宗初即位曹太后同聽政宦官讒間兩宮不和學士劉敞進講經史至帝舜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孝宗性至孝事上皇二十六年孝養備至嘗從上皇幸聚景園及升遐之日哀慕尤切終喪三年力行古禮洵云孝矣

元仁宗天性慈孝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孜孜爲治
一遵世祖成憲躬致隆平文物典章號爲極盛
明太祖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起家艱難之事爲
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祖父長者世承忠厚今圖此
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上嘗幸後苑見巢鵲翼
哺之勞曰禽鳥且爾況人乎子之恩乎令羣臣有親老
者許歸養
洪武三年太祖建奉先殿於乾淸宮左自太廟一歲五
享之外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於此祭祀

行家人禮

建文帝天性純孝爲太孫時年幾十四懿文太子病癰閙痛楚聲即含淚撫摩親吮吸之旬餘始愈太祖聞之歎曰有孫如此朕復何憂及懿文薨欲服三年喪太祖不許然三年內語未嘗高聲笑未嘗露齒不飲食酒肉不舉樂不御內人勸之則曰服可例除情須自致洪武三十一年太祖不豫建文入侍事必躬承藥必親嘗唾壺溺器之屬靡不手提以獻終夕未嘗交睫太祖崩力行三年喪禮郊社宗廟執紼行事朝則麻冕麻衰退則

齊衰杖經羣臣百姓望見上毀瘠之容淡墨之色無不

頌天子純孝有至德之思焉

世宗嘉靖十五年親詣諸陵語郭勛等曰景陵規制獨小又多損壞其於我宣宗皇帝功德之大殊爲弗稱當重建宮殿增崇基構以隆追報按宣宗在位與守成聖主也世宗重建而增崇之表揚功烈孝思懇至矣

嘉靖十八年世宗駕至承天府謁皇考於隆慶殿御製思恩賦以記之

神宗萬曆四十一年太后違和上日夜恭侍藥餌復處

禱穹蒼願以身代孝誠感格果獲康愈

戒

漢高帝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使威重不行乎後上朝太公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驚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尊太公為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史謂下堂見諸侯而君臣道喪擁篲迎天子而父子倫亡矣惜哉

北周太子贇始立郎遲晉欲留無戚容捫其杖痕罵曰

死晚矣委任羣小不三年而國亡於隋

唐肅宗上元元年李輔國專政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後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於是始朝

宋孝宗傳位於皇太子退居重華宮稱壽皇光宗即位近習謀離間三宮帝復受制於李后遂不朝壽皇羣臣累表請朝重華宮以修溫凊之禮至有叩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稍感動出至御屏后挽留帝遂稱疾不朝紹

熙五年壽皇不豫羣臣請帝問疾皆不報而與皇后遊
玉津園尚書羅點疏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
間言止緣左右讒間遂生憂疑乃久虧子道衆口謗讟
禍患將作矣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上三疏伏地叩頭血
流漬甃帝猶不從蓋帝至是幾不可以爲人子矣

敬天

法

虞帝舜賡歌曰勑天之命維時維幾

周武王問天道於箕子爰作洪範召公欲成王諴小民

以祈天作召誥

漢董仲舒對策言天人相與之幾王者欲有所爲宜求

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

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

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

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

武帝造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始用夏正實為萬世不易之法

光武帝因日食詔百寮各上封事其上書者不得言聖此可謂得敬天之實矣

北魏孝文帝因天旱不食三日王肅以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城微少請進膳帝曰朕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當祗慎天威以身為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宋太宗淳化二年連歲旱蝗上手詔宰相曰朕不能奉
天撫民將自焚以荅天譴翌日大雨蝗盡死
仁宗慶曆三年旱帝曰天久不雨朕每焚香上禱於天
昨夕忽聞雷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至再拜而謝方
敢升階比欲下詔罪己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若夙夜
精心密禱為佳爾
孝宗作敬天圖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
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朝夕觀覽
以自警省名敬天圖虞允文對曰惟陛下盡躬行之實

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

理宗端平元年眞德秀進陳祈天永命之戒曰召誥一篇曰敬德曰小民夫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之娛禽獸之玩有一於此皆足害敬不可不戒此祈天永命之一也天之視聽因民之視聽民之向背即天之向背征斂日煩民不堪命陛下宜戒郡邑務克停省科調此祈天永命之二也帝嘉納之

元世祖時不忽木因星變入言於帝曰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易曰君子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

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因誦漢文帝日食求言
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論說至四鼓乃罷
仁宗延祐四年四月不雨帝露香禱於天旣而大雨左
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爲民祈雨何避焉有元賢君若仁
宗則誠有敬天勤民之實者矣
明太祖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
至休徵咎徵之應上曰天道微渺難知人事感通易見
宜下修人事上合天道上下交修斯爲感天之本
洪武三年夏旱上四鼓卽徒步詣山川壇素服草屨設

藁蓆露坐晝曝於日夜臥於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榼進農家之食凡三日大雨霈足嘗謂侍臣曰朕以勤勵自勉每夜臥不安席披衣而起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順天命不敢故耳洪武二十年大祀天地於南郊禮成上謂羣臣曰敬天貴有其實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又曰人君代天治民祀天地非求福已實為蒼生也

孝宗弘治五年大學士丘濬上疏曰中世繼體之君生

於世道豐亨之際宮闈逸樂之中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此敗亾所由來也今災異迭見彗見天津地震天鳴咎徵之應甚可畏也願陛下清心省躬以回天變謹擬二十二條爲朝廷抑姦佞杜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上覽奏甚悅批答以爲切中時弊命擬行之

世宗建欽天閣以覆欽天記誦碑文使知祇慎之意

戒

商王武乙無道爲木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天神不勝

乃修辱之爲革囊盛血仰射之命曰射天在位四年獵於河渭之間爲雷所震

漢成帝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賁麗善爲星算言大臣宜當之帝乃詔丞相翟方進賜冊責讓使自殺祕之上親臨弔禮賜異於他相故事夫天命不貳禍福之至安可移乎成帝不能修德以承天而顧以方進當天變是誣天也及至二月而成帝崩誣天何益哉

魏青龍四年有星孛於大辰又孛於東方高堂隆上疏曰天彗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祗聳之禮

不宜有怨以重天怒魏主不能用

唐德宗與李泌言建中之亂皆由天命泌曰君相不可言命蓋君相所以造命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亾也

宋神宗熙寧二年帝以災變避殿減膳王安石言於帝曰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富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即上書引春秋洪範累數千言及入對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于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

寧宗嘉定五年雷雨太廟屋壞眞德秀上疏曰震霆者

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

加諸至嚴之地其爲可畏也明矣古之哲王遇非常之

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陛下僅舉故事是徒務

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也疏入不省

勸民

法

唐帝堯加志於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是以百姓戴之如日月萬世須之爲聖神

夏王禹泥橇山欙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而百姓寧

周成王問於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臣不善則讐若之何其不懼也

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旣利矣孤必與焉

漢建武六年光武帝以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今百姓流亡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天下併縣國損吏員文書調役俱從減省於是四海晏然不知勞擾光武初政猶畜魚而豐其水牧羊而豐其艸也可謂深知人主繼天之職矣按是詔以六月下而歲十二月郎

以粒儲稍積詔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人君志在養民

其見效之速如此亦何憚而不力行哉

章帝建初元年詔二千石勉勸農桑廩贍饑民七月詔

以上林籞賦與貧民綱目書之志仁民也

北魏孝文帝車駕至肆州見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駕慰

勞給衣食終身至其善政如班祿均田詔賑貸出宮人

減末作皆勸民之首務也

隋關中饑文帝帥民就食於洛陽遇扶老攜幼者輒引

馬避之遣左右閱民食得豆屑雜糠流涕以示羣臣深

自咎責爲之不御酒肉者彌年

唐太宗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魏徵曰內治外安臣不以爲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貞觀十一年穀洛水溢詔廢明德宮以其材給遭水者命百官上封事極言朕過

南唐烈祖以百姓屢值災歉乃遣侍妓焚樂器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獨樂

五代十二主愛民者二君而周世宗爲最漕運給耗慮倍輸也保任令錄防貪穢也冬役春罷恐妨農也立兩税限知豫徵之害也設科求士欲吏治有方也均定田租使富不掩貧也罷課戶俸戶省官吏私擾也自唐宣宗後政不及民民罹湯火世宗以仁心行仁政宜其四海賓服也

宋仁宗至和元年京師疫內出犀角二本令太醫和藥以療民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御上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哲宗元祐元年以韓維爲門下侍郎維言人情貧則思富若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愛民爲心則民樂賦役非民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民不待教而成矣上嘉納之

高宗初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歎有司不得其人一充役即至破家及即位淡加詳議乃議定差役法

孝宗淳熙六年夏旱詔求直言朱熹上疏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帝

渙然之

元世祖議中書省事許衡上五事其一曰得民心漢文景之時天象數變而文景專以養民為務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世祖嘉納其言

明太祖還自濠州諭中書省曰吾往濠州百姓稀少田野荒蕪由兵興以來死亡流徙骨肉離散生業蕩盡寧無怨嗟怨嗟皆足以傷和氣命有司徧加體訪俾還鄉復業以遂生理

太祖洪武三年徵江南諸大家悉赴闕廷親訓諭之凡性命仁義政治風俗諄諄屢數千百言作教民榜分賜之

洪武八年命中書省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糧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朕向在民間目擊鰥寡孤獨困踣之徒宛轉溝壑心常惻然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爾等當體朕懷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也

洪武二十四年以海運防倭戰船所用油漆棕纜悉出於民為費浩繁命種桐漆棕樹於朝陽門外鍾山之陽

愼刑

一 法

夏王禹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民咸感化

周成康之際天下太平仁義漸洽囹圄空虛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史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萬世慕焉

漢高祖入咸陽悉召諸縣父老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今吾與諸父老約法三章耳

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諸吏民皆安堵如故秦民大喜漢之王業由是以興

惠帝四年除挾書律文帝元年除收孥坐律令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朕甚不取其除之二年又除誹謗妖言法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上書願入爲官婢以贖父罪俾得自新文帝憫其意詔除肉刑時海內富庶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漢之享國長久實基於文帝可不謂爲古仁聖之君哉

景帝元年減笞法因除肉刑加笞率多死於是減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六年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令由是笞者得全自文帝除肉刑

景帝易刀鋸以竹箠其仁厚之心及於萬世矣

景帝詔讞疑獄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之諸獄有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又詔治獄者務先寬綱目書景帝三年而恤刑之政三可謂愛民矣

武帝時張湯趙禹等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

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罪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至宣帝地節三年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帝納其言詔曰間者吏用巧法使不辜受戮朕甚傷之今置廷尉平每季秋後請讞上幸宣室齋居決事自此刑獄號為平矣元康二年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欲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或用法持巧心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亡由知其令二千石各察其官屬治獄不平者罷之

明帝十三年楚王英有逆謀廢徙自殺連坐死徙者以千數繫獄者又數千人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上疏力言帝意解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由是多所降宥

章帝建初元年詔凡罪非殊死須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賢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

安帝時居延都尉范邠犯贓罪吏議欲增錮二世太尉劉愷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今以輕從重非先王祥刑之意也詔從之

北魏顯祖罷門房之誅詔曰下民兇戾不顧親戚一人爲惡殃及闔門朕爲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謀反大逆外叛止其身

顯祖勤於爲治大刑多令覆鞫常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猝而濫乎夫人幽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爲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耳

初魏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御史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蒙盜蹠之誅豈不哀哉

孝文帝從之遂除逋亾緣坐法

梁吉翂父為原鄉令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憫其志宥其父罪

唐太宗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之五臟皆附於背鍼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人死詔自今勿得笞背又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令門下覆視有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

周世宗親錄囚於內苑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爲吏所冤死屢經覆案不能自伸世宗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爲神明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

宋太祖詔諸州大辟不得專決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覆視之此與帝王禁暴止亂之大法也

太祖開寶二年以盛暑詔諸州獄吏恤繫囚凡五日一檢視灑掃獄戶洗滌杻械貧者給食病者給藥小罪即

時決遣自是歲以為常
太宗置審刑院於禁中凡獄付大理刑部斷覆下院
詳議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
理宗淳祐八年御史陳垓言民命與國脈相維獄訟不
當刑罰不中則無以保斯民之命脈尚何以保吾國之
命脈因極言檢覆決獄疏決推勘拘鎖刺環奏裁詳覆
重勘追證十獘帝皆從之寶祐五年帝御筆戒有司曰
朕聞告訐之俗易則禮義之行興今有司受詞多因緣
為奸延及無辜其令御史臺覺察以聞

元仁宗延祐元年晉寧民侯喜兒昆弟五人並坐法當死帝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情輕者一人杖而出之俾養其父母不絕其祀

明太祖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害譬之耨艸萊者施鎛不謹必傷良苗繩奸慝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於箠楚之下屈抑頓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本求生人非求殺人苟輕用之則受枉者多矣故欽恤二字用刑之本也又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

胥吏易爲奸弊乃諭李善長等曰一事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因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於是更定律令去煩就簡減重從輕凡爲令一百四十五條

洪武二年以周貞爲刑部尚書上諭之曰朕觀舜命皐陶之辭始曰明刑終期無刑皐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以恤刑爲重是以能致雍熙之治宜深體之洪武二十八年祖訓錄成其首章云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深知人情善

惡眞僞其中奸頑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非守成常法子孫生長深宮恐一時所施不當悞傷良善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極刑

成祖永樂二年御奉天門錄因多所矜宥尚慮有枉抑者復召刑官諭之曰囚皆久於獄而初至朕前久於獄則雖枉而不求辯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審之果尚有冤

即來白永樂十三年嚴妄告奸之禁由是告密羅織之
風息而民俗歸厚矣
仁宗即位凡決重囚至四五覆奏諭法司曰人命甚重
帝王以愛人為德卿等理刑宜贊輔德政罔俾無辜含
冤地下致傷天地之和遂命五府六部諸大臣於承天
門會審多加矜宥誠哉其為仁主矣

戒

商紂寵妲己重刑辟命造銅柱以膏塗之横加炭火之
上使有罪者行之足滑墜火中紂與妲己觀之大樂命

曰炮烙之刑卒以亾天下

周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乃作呂刑以贖大辟以斂民財然其書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後世猶取焉

秦孝公任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鞅曰論聖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公曰善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事末利及怠而貧者取其男女為官家奴僕定收孥之律步過六尺者罰棄灰於道者刑於是徙木以示信嚴刑以立威行之十

年民莫敢違秦國雖以此富强然至始皇之末扶蘇聞
詔賜死不敢自白趙高指鹿爲馬廷無閒言皆積威之
所致也史謂嚴刑重罰正如毒藥攻病非無一時捷效
而其潰腸刻骨之禍蓋有不旋踵者一夫作難而子孫
無遺種則秋實使之也
秦始皇專以刑威立國焚書坑儒暴虐不道人臣狼顧
脇息以誅死爲輕典以芟夷爲常法及二世立用趙高
之言更爲法律務益刻深公子十二人俱僇死咸陽市
究至二世被弑子嬰蒙戮湛宗之禍酷於臣下宋臣蘇

軾曰以法毒天下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可不戒哉

漢武帝以法御下尊用酷吏張湯杜周義縱王溫舒之屬務在深文獄訟益多一歲逮至十萬餘人大農令顏異以腹誹論死夫腹之所藏何從而驗使指孝子曰爾欲弑父指忠臣曰爾欲弑君則是世盡可殺也豈所以爲法哉後因兵興財匱盜賊滋起上使范昆張德等衣繡衣持節發兵擊斬作沈命法未幾巫蠱獄起禍及太子天道好還信哉

周頒刑書要制群盜贓一匹及正長隱五丁若地頃以上者皆死立法若此是豈天地好生之意哉按周高祖號稱英主而國不再傳者用法太密徒知所以殺而不知所以生也人主欲永保天祿其必以嚴刑為戒寬大為先也哉

唐武后任用酷吏大開告密之門入獄者非死不出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及大臣數百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朝廷人人自危道路以目麟臺正字陳

子昂上疏曰昔隋煬帝專行屠戮大窮黨與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爲亂前事之失後事之師也又曰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前日陛下察李珍等無罪又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爲景雲聖當法天天必助聖后俱不癒

明太祖洪武九年葉居昇上言用刑之繁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以贓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平允豈可

得哉不聽及胡惟庸以謀逆伏誅帝戮其餘黨多及無辜洪武十三年五月雷震謹身殿乃大赦天下詔曰朕首誅奸惡勦根剪蔓刑戮之際不能無過甚非上帝好生之德是月初四日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

洪武二十六年涼國公藍玉有逆謀上集羣臣廷訊玉輾展攀染不肯服吏部尚書詹徽叱玉吐實無徒株連人玉大呼曰徽卽吾黨遂并殺徽時鶴慶侯張翼等數百千家皆坐逆黨凡戮數萬人引繩批根幾無遺類其中之冤濫殆何如哉

世宗嘉靖三十四年讞京城大辟四部決九人張經李天寵以失機律不宥而劾奏嚴嵩之楊繼盛與焉按論劾者言官之職也而與失機同罪是豈平刑之道哉

好生

法

唐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商王成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解其三面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於禽獸歸者四十餘國

晉拔壽春議者以吳兵家在江南宜悉坑之文帝曰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一無所殺及其子孫

終綠晉祚豈不宜哉
唐太宗拔西河止斬佞臣高德儒慰撫居民秋毫不犯
及克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貞觀元年命
學士法官更定律令寬絞刑五十條爲斷右趾上猶嫌
其慘曰肉刑廢久矣宜有以易之裴弘獻請改爲加役
流流三千里居作三年詔從之
宋太祖凡興師致討務廣仁愛初征太原道經麻衣和
尚院躬祝佛前誓不殺一人後討江南戒曹彬勿殺掠
生民其仁心之大義聞之美如此宜其受天明命奄有

九域也太祖尤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讀二典歎曰堯

舜之時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也自開寶以

後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贓吏棄市則未

嘗容貸也

仁宗嘗語近臣曰昨因不寐而飢思食燒羊對曰何不

取索上曰恐遂為例可不忍一夕之飢而啓無窮之殺

乎嘗云朕未嘗詈人以死况敢濫刑在位四十年大辟

疑者皆令讞上所活歲以千數遺制下日雖深山窮谷

感奔走悲號而不能止其仁心之浹如此孔子言必世

後仁信哉

元世祖以姚樞爲京兆勸農使樞嘗從征言宋太祖用曹彬下南唐不殺一人世祖遂行止殺之令後命史天澤帥師下江南諭之曰汝能不殺是我曹彬也

明太祖慮士卒爲民患召徐達等戒之曰我自用兵以來未嘗妄殺汝等當體我心城下日毋焚掠毋殺戮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故所至民不知兵遂多成功及克婺州諭諸將曰克城以武安民以仁今克婺城政當撫恤使民樂附彼未下郡縣必聞風而歸吾聞

諸將不殺輒喜盡師行如烈火人必避之將以不殺爲

心非惟國家所利巳亦蒙福

洪武元年王禕上疏曰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

人心上天以生物爲心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

其間雷霆霜雪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

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上善其言

穆宗好生戒殺嘗食驢腸而甘間以問左右左右請詔

光祿常供上曰若爾則光祿必日殺一驢以備內膳吾

不忍也却之

戒

力可以取天下不可以守天下楚王項羽舉一城則坑之攻一邑則屠之使非外黄舍人兒則梁地又不免於戮滅矣夫疑民之叛而求以殺戮止之乃所以速其叛也漢高所過秋毫無犯項王所過噍類無遺民之歸於君者求以全我非求殺我也相率而歸之從而殺之何若歸之以求殺哉此天下之民心所以必歸寛仁大度之君也

魏明帝性褊急督修宫室有稽限者親召問之言猶在

口身首已分王肅諫曰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是以聖王重之

南宋蒼梧王性好殺手揮戈鋋躬行刳斮沈勃孫超杜幼文杜叔文一朝同誅飛鏃跋劍裂孩稱肝腸投骸江流以為笑樂淫費橫征百姓怨之為蕭道成所弒

隋煬帝新作輿衛衣服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烏程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得將伐之鶴恐殺其子自拔氅毛投於地夫鶴猶知愛其子而煬帝乃忍於弒父兄殺臣民欲不亡得乎

南漢主作燒煮剉劇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鬬虎抵
象宋太祖聞之驚曰吾當救此一方民後攻克之

元順帝末年御史張禎上疏曰陛下於天壽節禁人屠
宰此好生之心也然自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所謂
兵將曾無紀律經歷郡縣雞犬一空陛下泰然不理而
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

仁政

法

周文王盤靈沼掘地得死人之骨文王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矣遂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澤及枯骨况於人乎歸者三十國

漢文帝定賑窮養老之令曰方春時和艸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之人或阽於死亾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如何其議所以賑貸之

文帝務在寬厚化行臣下遂無告訐之俗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禁網疎闊有刑措之風為漢守成聖主

光武持節徇河北所過州郡除莽苛政民皆歸心焉史稱高祖入關除秦苛法世祖渡河除莽苛政帝王之興氣象弘遠矣

章帝元和三年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章帝之治史稱其濟美文景信哉

唐太宗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為何患不

發何必使奴告之耶自今奴告主者勿受仍斬之
太宗初即位與羣臣論教化封德彝欲任法以治之魏徵勸帝行仁義曰久安之民驕逸驕逸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帝善其言元年關中饑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四年天下大稔斗米三四錢外戶不閉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上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
憲宗元和四年上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言欲貸惠及人無如減租稅釋繫囚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

上悉從之制下而兩綘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
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上嘗問宰相寬猛何先權德輿
對曰太宗觀明堂圖禁杖人背自安史以來屢有逆亂
皆旋踵而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寬
猛之先後於此可見矣上善其言
宋太祖平江南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
攻城之際必有横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
恤之
仁宗嘉祐二年詔諸州置廣惠倉初天下凡戶絶田官

自粥之至是韓琦請募人耕而收其租别爲倉貯之以
給州縣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
金世宗仁慈節儉明達政事與民休息上下相安刑部
斷死罪歲或止十餘人號稱小堯舜
宋理宗淳祐九年置慈幼局於京師收養道路遺棄初
生嬰兒
元世祖命十路宣撫使量免民間課税仍命勸農桑抑
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令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才
異等列名上聞以聽擢用其職官汚濫及民不孝弟者

量重輕議罰至元十六年詔湖南行省於戍軍還塗每四十五里立安樂堂疾者醫之飢者廩之死者葬之官給其需十九年定民間貸錢取息之法以三分爲率不得私增以困窮民

明太祖克泰州徐達俘其卒五千送建康時天寒上命人賜衣一襲婦女亦皆賜衣履鍼線布帛初衆自以抗拒必不免及得賜又妻子完聚咸悅拜呼萬歲而去

太祖嘗與陶安登南京城樓聞䄵屍氣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枯骨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

師所廓見枯骸必掩之而後去洪武三年令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火葬水葬凡貧民無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闊地立為義塚

洪武元年遣使賑卹中原老稚孤貧者五年詔天下郡縣立養濟院民不能自生者許入院贍養月給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疋小口給三之二七年詔凡軍士戰沒其父母年高妻寡子幼及民間經兵避難父子不能會聚失奉養者天下有司各令具名以聞朕當俾居存養使不失所

洪武十九年太祖以天下臣民往往不安職業觸罹憲章欲倣成周大誥之制以訓化之乃取當世事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條目御製大誥三編頒示天下令一切官民人等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所在臣民熟觀為戒

宣宗諭順天府尹曰古之仁政必先鰥寡孤獨近聞有殘疾飢寒無依之人行乞爾為親民之官其悉取入養濟院毋令失所宣德五年上御南齋宮諭楊士奇曰今春已和吾欲行寬恤之政與爾商之命內侍具楮筆士

奇對曰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以供公家
一切民瘼蔽不以聞百姓積年負欠所司責償甚急皆
當寛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細民困乏蘇
州尤甚此當速與減除年來刑獄冤濫者多請飭法司
敎用平恕上命即草敕早用頒行
世宗嘉靖八年命行義倉社會法按倉之設但行於州
縣則窮鄉下寨百里就糧旬日待斃非政之善也惟置
之里社社正每月讀敎民榜文舉衆中善惡獎戒之其
社米第上中下戶捐數多寡各置於倉推有德者爲社

長善事會計者副之若逢荒歲則計口而散先下與中者後及上戶上戶則償之而免其下與中者有司第令稽考既無編審之煩又無奔走之苦且寓保甲以弭盜賊約以敦俗之意一法而三善備矣

戒

秦始皇徙天下豪傑於咸陽十二萬戶後陳勝吳廣揭竿而起者皆在不徙之中是誠何益哉

宋神宗行青苗法百姓苦之至徽宗宣政年間民竊盜起有宋累代之深仁厚澤至是而民心始離矣

明武宗時邪臣用事先後建立皇莊連州跨邑至三百餘處侵占民地共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頃爲厲之階起於奸人欲盡規地力以媚朝廷其流之弊壞於勢家欲盡奪民產以肥私室其在宮闈者則中使禁卒旁午四出其在勳戚者則豪奴悍僕恣行威福於是近畿之民困苦愈盛矣

神宗性吝嗇孜孜言利萬曆二十四年礦稅始起命張忠等十二人分往各直省大璫雜出諸道紛然民生其間富者編爲礦頭貧者驅之墾采驛騷猖敝橫肆誅求

有司得罪立繫檻車百姓奉行若驅牛馬中使所在激
變當斯時也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

節儉

法

唐帝堯茅茨不剪土階不石大路不畫越席不緣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而天下大治

虞帝舜藏金巉巖之山捐珠五湖之淵以杜淫邪

漢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舄集上書囊以爲殿幃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爲天下先於是海內富庶

景帝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

晉元帝初鎮江東頗荒於酒王導來諫亟命引觴覆之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卒綿東晉百年之祚

南宋文帝以衡陽王為兗州刺史帝親餞之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皆有飢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令使汝曹識有飢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齊高帝衣中有玉導即命擊碎之曰留此正長病源

北魏大旱邢巒奏曰聖王重粟帛輕金玉以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也魏主納之

隋文帝躬履節儉自非宴享所食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濯之衣天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不服羅綺無金玉之飾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是以忠臣愛君必防其漸

明皇開元二年罷兩京織錦坊焚珠玉錦繡於殿前凡乘輿服御金銀器玩皆令銷毀以供軍國之用按明皇初政勵精圖治使其終能如此寧有天寶之亂哉

肅宗卽位上皇以七寶鞍賜張良娣李泌曰今天下未定當以儉約示人請撤其珠玉以賞戰功上從之

文宗性儉素不喜聲樂遊畋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命宦官毋得衣紗縠綾羅皆自舉衫袖示近臣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上之儉德

南唐烈祖性節儉嘗躡蒲履盥用鐵盎暑寢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宮人服飾粗略雖盛暑不操扇張盎曰士衆暴露我何用此當時稱爲令主

宋太祖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永寧

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太祖謂之曰汝生長於
富貴當思惜福後勿復爲此皇后與主侍坐因言曰官
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帝笑
曰我以四海爲富但當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
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徒自奉使天下之
人何仰哉

仁宗燕私常服浣濯帷帟衾裯不用錦繡或獻蛤蜊二
十八枚枚千錢曰一下筯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

金世宗雅尚儉素宮中之飾勿用黃金嘗曰朕恐宮室

過度其或興修卽損宮人歲費以充之

元仁宗諭太府監丞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軍旅自今一緡之微不言於朕毋輕予人其節財用如此

明太祖洪武元年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上命皆以銅爲之曰小用不節大費必至儉約之道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上嘗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上責之曰農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食惟粗糲衣惟垢敝今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自今切宜戒之

憲宗成化十年罷湖廣寶慶等府縣淘金十一年閉河南宜陽等處銀洞皆一時恤民之善政也

穆宗性節儉故例歲時遊娛行幸光祿供膳必先期以請俟上旨為豐約上嘗裁取至約者歲省光祿萬緡

戒

夏桀為瓊宮瑤臺殫百姓之財酒池可以運船糟隄可望廿里卒亡其國

商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遠方珍怪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矣

齊東昏侯時後宮服御極選珍奇鑿金爲蓮花以貼地
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後爲寶融所廢
隋煬帝置十六院夫人宮樹秋冬凋落則剪綵爲花每
於月夜縱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淸夜遊曲於馬上奏
之諸番來朝以繒帛纏樹所費鉅萬天下叛之
唐明皇天寶末年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勅令但窮
壯麗不限財力帝幄器皿雖禁中服御之物皆不及也
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爲檢校進
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未幾安

祿山反上出咸陽門距宮闕不四十里日中猶未得食僅有民獻糲飯雜以豆麥皇孫輩爭以手掬須臾已盡然後知古聖王之所以貴崇節儉也

蜀主孟昶以七寶裝溺器宋太祖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爲如是不亾何待

元順帝於內苑造龍船首尾長一百二十丈日於後宮海子內遊戲船行則龍首眼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神人自能按更而擊時盜賊縱橫已半天下而土木之工淫戲之事日廣蓋自是而元室之亾決矣

明太祖破陳友諒江西行省以友諒鏤金牀進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太祖曰既富豈可驕既貴豈可侈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

景泰帝頗事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內侍爭拾爲閧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詩末云明主由來愛一嚬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蓋寓諷諫也

納諫

法

唐帝堯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盡其言立誹謗之木使天下得攻其過

夏王禹以五音聽治爲銘於筍虡曰告寡人以道者撾鼓喻以義者鼓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揮鞀

漢酈食其說高帝立六國後以撓楚權帝曰善趣刻印張良來謁上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籌之遂

發八難高帝輟食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所謂從諫若轉圜漢高有焉

漢文帝元年因日食詔羣臣悉思朕之過失以啓告朕

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賈山上

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名曰至言上嘉納之帝每朝

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

可用則采之帝之好言納諫誠爲萬世帝王之師矣

文帝二年除誹謗妖言法詔曰古之治天下者朝有進

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立是法是

使上無由聞過失也其除之

武帝元狩元年渾邪王降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汲黯請間言曰陛下遠事外國而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也上曰善吾久不聞汲黯言今又復妄發矣

成帝與侍中張放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入見上指問之曰此圖何以示戒伯對曰沉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古今淫亂之戒皆原於酒上喟然歎曰

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左遷放爲北地都尉

明帝欲築北宮以鍾離意之諫而止欲徹河内以東平王之諫而還從諫如流明帝有光前古矣

魏武帝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厚賞諫者

晉武帝初置諫官以傅玄皇甫陶爲之帝嘗與陶論事陶爭辯不已鄭儼請罪之帝曰忠讜之言唯患不聞儼職妄奏遂免其官傅玄白多端尊儒尚學貴農賤商與水旱便宜等疏其剛直之氣至使貴游懾服臺閣生風

信乎其得人矣而武帝諮答連篇眞有轉圜從諫之義可謂主臣交美也

北魏太武帝以古弼爲侍中弼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大半以賜貧民魏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圍棋志不在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捽樹頭毆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弼免冠請罪魏主曰卿有何罪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爲之勿顧慮也

孝文帝謂群臣曰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

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得人有賞不言有罪

唐高祖時孫伏伽上言隋以惡聞其過亾天下陛下徒知得之之易而不知隋失之之不難也又言人君言動不可不慎帝省表大悦擢拜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疋

按高祖鑒隋之亾首闢言路可謂知先務矣

太宗貞觀元年詔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有失即諫不待命令已行然後諫止四年敕有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畜己意此爲貞觀致治

之本

太宗嘗聘鄭仁基女爲充華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大驚自責命停冊使按改過不吝見於仲虺之美成湯而知人君以改過爲大德匡救其惡見於孔子之述事君而知人臣以匡救爲大忠

太宗誠可謂聖主矣十三年七月旱詔百官上封事魏徵以上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上十漸疏極言帝失帝省奏稱善以所上疏列爲屏幛朝夕觀之仍錄付史館使萬世知朕君臣之義賜徵黃金十斤廄馬十匹

憲宗初元稹上疏曰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拒而罪之則君子括囊以保身小人迎合以竊位十步之事皆可欺也得無亂乎上納其言後上問李絳曰諫官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將謫一二人以儆其餘絳對曰此必有邪臣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上喜怒其敢諫者有幾晝度夜思朝刪暮改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若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元和四年宦官吐突承璀盛修安國寺

奏立聖德碑李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表聖德惟秦始皇立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上善之即命多牛曳倒碑樓

宣宗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嘗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上爲之止世稱爲小太宗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常參官轉對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

孝宗淳熙十三年朱熹投匭進封事言天下之大本與

今日之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言甚切至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熹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

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南豐縣典史馮堅上書言九事帝以其言如頤養聖躬慎擇老成精選有司減省宦官採訪廉能諸事俱有關政體擢堅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仁宗即位御西角門閱廷臣誥敕顧謂楊士奇楊榮金

幼孜及蹇義夏原吉曰朕觀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畏威順旨卒成覆敗卿等朕所倚輔事有未善即當盡言因取五人誥辭親筆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實朕心卿等勉之

孝宗弘治十六年詔於武當設像修醮又建壽塔於朝陽門外學士劉健等上疏極諫俱報罷孝宗十八年之內聽言納諫之美照耀簡冊成湯之從諫弗咈何多讓焉

戒

諫臣之殺始於夙沙氏之箕文所見於夏之關龍逢皆以亾國

商賢臣辛甲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而之周

比干伏於象魏之門進諫不去者三日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爲聖人矣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遂殺比干刳視其心

周厲王暴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

矣召公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爲社稷憂王不聽後三年國人相與畔王王出奔於彘

宋昭公嘗出亡謂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數十人曰吾君麗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曰吾君聖也内外不見吾過以亡乃改操易行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

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巳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

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於是衛益微弱

齊湣王旣滅宋而益驕狐咺正議斮之檀衢陳舉直言殺之東門燕昭王伐之大破齊師湣王爲楚將淖齒所殺

漢成帝廢許后立趙倢伃爲皇后諫大夫劉輔上言陛下宜夙夜自責改過易行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乃傾情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惑莫大焉書奏帝怒詔收祕獄減死一等論爲鬼薪

北齊主洋溺於淫樂李集面諫之比之桀紂齊主令縛置中流如是數四曰方知龍逄比干未是俊物竟斬之

陳後主時傅縡上疏曰君人者恭上帝子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陛下專事酒色宦豎用權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陳主怒遂賜死愎諫之君如出一轍可不戒哉

隋煬帝時薛道衡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竟殺之嘗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

假然卒不置之地上及大業十二年帝如江都復殺諫
者任宗崔民象王愛仁等帝眞亡國之君哉
唐明皇天寳十五年安祿山反上出延秋門至咸陽有
父老郭從謹進言曰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
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容
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艸野之人知有今日久矣但
九重嚴邃區區之誠不能上達耳上謝之曰此朕之不
明也慰諭而遣之
德宗幸奉天陸贄上疏曰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

情莫不求通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患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

宋徽宗時右正言陳禾上疏劾童貫怙寵弄權之罪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內侍請易帝衣帝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

訴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之語遂謫禾信州昔漢成帝知朱雲之直而不能去張禹徽宗知陳禾之直而不能去童貫卒至亾國豈不惑哉

明太祖洪武九年下詔求言山西平遥訓導葉居昇言三事分封太侈求治太急用刑太繁語尤切直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諸王疆大無事則易驕逸有事則易僭亂此人所難知而爲患甚大者也上怒其疎間骨肉逮繫刑曹問狀病死獄中

宣宗宣德六年巡按江西御史陳祚馳疏勸上講學上

覽疏怒其中含譏諷逮繫詔獄禁錮數年按宣宗以英
仁不世出之主而陳祚之獄不能不爲聖德之累云
憲宗成化二十一年正月朔星殞有聲詔求直言工部
主事張吉中書舍人丁璣勸上親賢圖治修德遠邪劾
奏左道李孜省妖僧繼曉上覽疏俱謫之御史姜昻疏
論李孜省奸罪詔杖之戶部主事周軫上言乞誅元惡
以快人心減侍從以清朝政時言者頗及宮闈秘密上
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於屛夫詔求直言而復斥之
是不如勿求也不亦謬哉

穆宗隆慶三年尚寶司丞鄭履淳陳時政曰皇上諒陰

已三朞矣曾召一大臣貿一講官納一諫士乎忠言重

折檻之罰儒臣虛納誨之功姬妾違脫珥之規日觀絕

晴咨之益回話屢懲內批突降霜雖未冰月已幾望前

車不遠怨豈在明疏入命廷杖下詔獄

神宗時章奏多留中王錫爵言凡言之當者不可留中

不當者不必留中留不了之議論則廢事留不結之罪

案則廢人是非可否何不明白與天下共之不聽

熹宗時言官以疏論客氏俱加貶謫御史王心一上忠

言可采疏曰皇上以內廷之事與外廷何預臣思今日之患正患於宮府不爲一體中外不能同心在言官憂深慮遠不過爲祖宗之家法不可不守宮禁之防閑不可不肅而皇上必以爲沽名夫言官亦何名之有言者多適以表上之能虛言者直適以表上之能容聖主有納諫之資佞臣進拒諫之計臣恐言者危而天下亦危矣疏入耽之

尊賢

法

虞帝舜求賢自輔師紀后拜蒲衣親善卷學於務成昭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世濟其美帝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敎天下咸服其明斷

周文王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多歸之師事鬻熊著鬻子書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

曰段干木克乎德寡人克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吾安敢驕之後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不可以加兵秦於是不敢攻

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請自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起黃金臺而師事

之天下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任之
破齊七十餘城世稱賢君
漢高帝定天下詔郡國求遺賢詔曰賢士大夫有肯從
我遊者吾能尊顯之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爲之駕
武帝建元元年親策問賢良方正之士得廣川董仲舒
凡三策之帝善其對黜百家尊孔子與太學拜仲舒江
都相仲舒遂爲漢代大儒
武帝尊禮汲黯嘗稱爲社稷臣時大將軍衛青雖貴有
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汲

黯上不冠不見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宣帝聞王褒有俊才召見褒作聖主得賢臣頌曰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功施普器用利則就效衆故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所以易海內也帝以爲諫大夫

光武帝側席幽人即位之後旌帛蒲車相望於道辟方逢萌聘而不至周黨王霸至而不屈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其各賜帛四十匹帝備安車玄纁聘

嚴光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光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不屈歸耕富春山史稱高帝之威能行於暴秦彊楚而不行於四皓光武之威能行於尋邑王郎而不行於嚴光周黨此可謂得尊賢之道者矣創業顯榮良有以哉

昭烈帝見諸葛亮於隆中三往乃見嘗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卒賴之以延後漢之祚

唐太宗開館宮西延四方文學之上分為三番更日直宿恩禮優厚命閻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

李泌幼以才行著聞明皇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及即位靈武上召見之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進退將相言無不從遂克兩京

南唐烈祖初在淮南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又作禮賢院於府舍士有羈旅者商用之察民婚喪匱乏者賙之引宋齊丘等為上客齊丘悉力匡正錮丁口錢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彊

宋太宗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於是親試呂蒙正

等五百餘人時張齊賢名在下第帝素知齊賢 命盡
賜及第各賜綠袍靴笏錫宴自爲詩二章賜之
高宗以趙鼎爲相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一帙賜
之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
頓首謝
金世宗謂完顏思敬曰朕思得賢士寤寐不忘自今朝
臣出外卽令體訪職官及草萊之士可助治者以聞
元世祖卽位召竇默許衡至開平默初隱居教授世祖
雅聞其賢問其治道默首以綱常爲對失此則無以自

立於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世祖敬待加禮至元二十三年遣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帝素聞趙孟適葉李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宋宗室趙孟頫及張伯淳等帝皆擢用之

仁宗尊禮李孟孟感知遇以國事爲己任上欲痛除吏弊孟曰吏亦當有賢者在激厲之而已上曰此與長者之言賜爵泰國公圖其像命詞臣贊之每入見必命坐稱其字曰道復而不名孟在政府多所補益上曰朕在

位必劄在中書因書秋穀二字以賜

文宗時揭奚斯爲翰林學士閣中有咨訪必稱旨中書每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揭曼碩嘗進太平政要

上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其見敬禮如此

明太祖克處州有薦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及宋濂者卽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康比入見甚喜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深見尊寵命有司卽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

宣宗宣德七年下詔求賢出御製猗蘭操及四言招隱詩賜諸大臣

孝宗虛懷霽色求賢訪治即位之後徐溥劉健入内閣王恕入吏部自是衆賢並進李東陽謝遷丘濬馬文升劉大夏彭韶秦紘章懋王鏊林俊楊一清等共贊皇猷時朝多耄老野無遺賢士修端靜之節人懷躁競之恥蔚然有豐芑棫樸之化焉可謂盛矣

戒

隋文帝仁壽三年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

能用通逐罷歸識者謂帝無尊賢樂道之心宜其貽謀之未善也

宋孝宗隆興七年劉珙上疏曰陛下側席以思未嘗不求賢也而所用未必皆賢今田野之間艸廬之下安知無臥龍伏雛陛下若欲來一世之眞賢當先褒正臣之直氣令佞倖未盡去而忠直日銷沮臣恐求賢之實未盡也

元順帝至元元年詔罷科舉參政許有壬力爭之曰科舉若罷天下人材觖望伯顏曰科舉雖罷而士之欲求

美衣食者自能向學由是竟罷之夫士而誠賢豈求美衣食者哉順帝即位而首罷科舉其初政已可見矣

明太祖時臣下多以徵辟獲罪棄居昇上言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遂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無遺有司催逼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用非其所學洎乎居官多罹於法君勞於上臣困於下如是而欲求至治豈可得哉

景泰特初開經筵每講畢命中官撒金錢於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時内閣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識者歎其非尊賢之道也

法祖

法

南宋文帝謁京陵見高祖所藏微時耕具左右曰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唐太宗宴群臣於丹霞殿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旣成勿數改易苟易一椽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子孫慕奇功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多此可為萬世守成之法

宋神宗御邇英殿聽講至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

何之法可乎司馬光對曰寧獨漢法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紛更約束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又曰治天下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

元世祖問劉秉忠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條上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世祖善之命下之日綱舉目張一時人材咸見錄用文物燦然一新

仁宗謂侍臣曰朕向詔百司務遵世祖成憲宜勉力杀

行輔朕不逮朕嘗思之惟省刑薄賦庶使百姓可遂其

生也

英宗御太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木棉重加補

綴嗟歎良久謂侍臣曰世祖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

此朕焉敢須臾忘之

明太祖洪武六年作祖訓錄爲目十有三以貽子孫俾

知法守二十八年祖訓錄成上自爲序曰朕欲開導後

人立爲家法大書揭於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

六年凡七謄稿至今方定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

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孚佑於無窮矣

成祖性節儉所服裏衣袖垢敝納而復出謂侍臣曰昔皇妣躬補葺故衣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如此勤儉正可為子孫法故朕守先訓矣不敢忘

孝宗初立庶吉士鄒智上疏曰願陛下法太祖以待宮禁法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

世宗建追先閣以覆祖德詩碑

神宗萬曆八年輔臣張居正等請敷陳謨烈以裨聖學疏曰昔唐憲宗讀貞觀政要竦慕不能釋卷宋仁宗命侍臣讀三朝寶訓及祖宗聖政錄前史書之皆為盛事良以奕牒如見不忘繼志之思耳目既真足為持循之地皇上所踐者祖宗之寶位所臨者祖宗之臣民遠稽古訓不若近事之可徵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二祖列聖奎章睿謨載之寶訓神功駿烈紀之實錄臣分類編摩總計四十條伏望留神聽覽黽勉力行則聖治益光矣

戒

宋神宗時王安石力行新法范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也文彥博言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不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時安石罷銅禁國錢日耗張方平於上前詰問安石舉累朝令典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安石惡之

元仁宗問左丞相阿散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於祖宗遺訓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若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求治難矣

明太祖祖訓錄曰凡我子孫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憲及建文帝即位四年之內今日省州縣明日并衛所今日改官制明日更勳階宮門殿門名題日新雖以干戈倥傯日不暇給而曾不少休夫建文規承祖訓陵土未乾悉取而更張之宜其開靖難之釁也

修身

法

周文王爲西伯謂世子發曰見善勿怠去非勿處世子再拜受敎後爲武王

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問曰有藏之約行之得萬世可爲子孫常者乎師尚父對曰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有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得萬世可爲子孫常者此之謂也王聞書

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
唐太宗時魏徵嘗上疏曰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
欲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
遇逸樂則思樽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
疾讒邪則思正己行賞爵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
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端拱而治矣
宣宗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錄授令狐綯使讀之至亂未
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
平當以此言爲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每正色拱手而

讀之

宋太祖修洛陽宮成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帝嘗問王昭素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如愛民養身莫如寡慾帝愛其言書於屏几

太祖宴近臣於紫雲樓下謂薛居正曰古之爲君鮮能正心自致無過之地朕嘗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

德化人之義

仁宗嘉祐六年以司馬光知諫院光以三劄子上殿其

一論君德曰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非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非苛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非亢暴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帝嘉納之

孝宗隆興七年劉珙上疏曰平天下之本不在於爲政之具而在於人君之一身一身之善惡在於一念之積一念既正則見善必明賢否是非判然於前而治效應於千里之外甚矣人主修己之難也蓋左右前後忠直

之臣常少詼佞之臣常多先意承旨以悅我之心乘間伺隙以中我之欲視聽一惑則邪正雜揉而治亂分矣願陛下求直諒博洽之臣日與之講論古義敢諫之士逆耳之言必容而受之使聖德日新以之用賢則賢可得以之卹民則民自安此平天下之本也

明太祖謂儒臣詹同曰朕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其害甚於鴆毒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兇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所承式尤不可不謹同對曰此端本澄原之道誠萬世子孫法也嘗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

千餘以鑑容貌多失眞召冶工問之對曰範模不正則鏡偏邪上曰朕聞是言惕然感悟人君主宰天下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憲宗成化三年六科十三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黃霾蔽天此正側身修行之時也伏望以敬爲所以慾自懲遊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罷仍於萬幾之暇日御經筵講明聖學庶足以合天心慰人望上嘉納之

孝宗弘治五年丘濬疏言願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

應務謹好尚勿流於異端節經費勿至於耗國公任用勿失於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仙愼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帝王之治可幾也上善其言

世宗嘉靖十三年建九五齋精一堂爲齋居之所命張孚敬於東室繪敬一二字及誠意正心四字西取漢文帝止輦受諫唐太宗納魏徵十思疏爲圖帝可謂知愼修之道矣

穆宗隆慶五年科臣蔡汝賢疏曰皇上一身關係甚大

不可不慎也今微陽初生正宜遏欲養靜進御有常毋令溺志遊觀有度毋令移情省覽典謨訓誥以陶養此心親近師傅公孤以維持此心自然欲寡氣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也上嘉荅之

光宗即位臺臣黃彥士進要務疏曰保攝聖躬之道在於屏遠婦寺親御講讀舉古訓則可以養心訪時務則可以練事養心則義理明而君志益清練事則嗜慾奪而君身益固君志清則鑒萬類而不淆君身固則應萬幾而不困盛德大業未有不基於此者也

戒

宋高帝時趙鼎上疏曰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政事修衆將士用命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帝不能用

明憲宗末年信用李孜省及妖僧繼曉宵小干政言官廢逐時昭德宮好奇玩中外有結內臣進寶玩則傳旨與官於是府庫竭爵賞濫中書舍人丁璣上疏言正心修身之要帝不聽

嚴嬉遊樂無節羣奸弄權爲角觝之戲好優俳之觀或

親縛虎為樂江彬誘上微行屢幸宣府時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即馳入或宣其婦女吏科給事中孫懋上疏劾彬從臾導非遊衎驅馳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輕褻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入不省車駕臨幸貴近多先掠良家女子以充幸御至數十車流連荒亡致盜賊蠭起盜流海內末年復啓宸濠之變使上能敬德省躬寧至是哉

穆宗隆慶三年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鰲山修理宮苑花燈龍鳳鞦韆監權玉盒之費使羣

小困而貪緣為聖德累不小上不納

憲宗即位御史倪應春獻萬世治安策一曰定志君心必有所志不志於憂勤則志於怠安不志於仁賢則志於聲色不志於道德則志於貨利而國運之隆替關焉皇上臨御伊始如太虛未雲止水未波定之此其時矣上不能用